

43-23735

003988

讀
詞
偶
得

俞
平
伯
作

緣起

我不想說什麼開場白，但把這本小書突兀地送給讀者，似乎有一點冒昧，現在先轉錄當年在中學生雜誌刊載的起首二節，一字不易，以存其真。

「年來做了一件『低能』的事，教人作詞。自己尚不懂得怎樣做而去教人，一可笑也；有什麼方法使人能做，二可笑也；這個年頭，也不知是什麼年頭——有做詞的必要嗎，三可笑也。積此三可笑，以某種關係只得幹下去，四可笑也。於是在清華大學有『詞課示例』之作。本不堪爲人所見，乃住在上海的故人讀而善之，且促我爲本志亦撰一說詞的文章。這樁事情倒的確使我慚愧，使我爲難。」

「我對於一切並不見得缺乏真誠，只因在文字上喜歡胡說，似頗以『趣味』『幽默』……爲人所知，這是很悲哀的。在這篇文章裏，我想力矯前失。就詞說詞，以現在的

狀況論，非但不必希望有人學做，並且不必希望許多人能了解。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只要時代改變了，什麼都可以踢開；我只是說古今異宜，有些古代的作品與其體性，不但容易作，甚至於不容易懂（真真能懂得的意思）。而且，不懂也一點不要緊，懂也沒有什麼好處；雖然懂懂也不妨。以下我所以敢對諸君隨意說話，即是本於這『懂懂也不妨』的觀念。若有人以爲的確『有妨』，有妨於諸君將來的大業，我唯有慚愧而已。」

時光過得快，已是三年前的話了。三年前後有什麼不同呢？自然不同。但怎樣不同，便不很好說，這就不說。——總之，是從「詞課示例」引來的葛藤，爲便於讀者打破沙鍋問到底起見，索性將該文小引亦剪貼之。可惜不是大衆語，但恕不改譯，以存其真。

「清華大學屬課諸生以作詞之法，既諾而悔之，悔吾妄也。夫文心之細，細於牛毛，文事之難，難於累卵，余也何人，敢輕於一試。爲諸生計，自抒懷感，斯其上也，效法前修，斯其次也；問道於盲，則策之下者耳。然既諾而悔之，奈功令何？悔不可追，悔彌甚焉！夫昔賢往矣，心事幽微，強作解人，毋乃好事。偶寫拙作一二略附解釋，以供初學隅反之資，亦野

芹之貢耳。詩詞自注尙不可，況自釋乎！明知不登大雅之堂，不入高人之耳，聊復爲之竊自附于知其不可而爲之義焉。十九年十月一日。」

有如「昔賢往矣，心事幽微，強作解人，毋乃好事，」罵得真痛快，不免戲臺也來喝一回彩。吾知這十六個字必爲此書他日之定評矣。

本來還想多說幾句，但爲什麼要做，做了又怎樣，都已交代清爽，就此打住要緊。所謂「得罷手時且罷手，」否則萬一弄到下筆不能自休的地步，那又是簍子。

三四年來頻頻得聖陶兄的催促與鼓勵，我雖幾番想歇手，而居然做完上半部，譬如朝頂進香，爬到一重山頭，回望來路，暗暗叫了聲慚愧。開明書店今日惠然地肯來承印，也令我十分感激。是正傳還是套話，總之瞞不過明眼看官的。如曰不然，請看下文。您看得下去，看不下去，我反正也管不着，總之，我不再說了。

二十三年九月。

目次

一	釋溫飛卿詞五首	一
二	釋韋端已詞五首	九
三	釋南唐中主詞二首	一九
四	釋南唐後主詞五首	二六
五	釋周美成詞四首	三七
六	釋又一首	四〇
七	釋又一首	六〇
	附舊釋一首	七七

附詞選

凡例·····	八二
溫飛卿六首·····	八三
皇甫子奇二首·····	八四
韓致堯一首·····	八五
韋端已三首·····	八五
薛昭蘊四首·····	八六
張泌二首·····	八七
歐陽炯二首·····	八七
孫孟文一首·····	八八
龐虔辰一首·····	八八
尹鶚一首·····	八九

李德潤一首	八九
馮正中十六首	八九
李後主一首	九三
晏同叔五首	九四
歐陽永叔七首	九五
晏叔原七首	九七
蘇子瞻六首	九八
秦少游十三首	一〇〇
賀方回十五首	一〇四
周美成十四首	一〇八

本文共有兩部分，第一部是「令」，第二部是「慢」，各舉數首明之，現在擬先做上半部。關於詞史等等，一概不說，只講幾首我所喜歡的小令。在晚唐選了二家，溫庭筠（飛卿），韋莊（端己）；南唐選了二家，中主李璟，後主李煜；北宋一家周邦彥（美成）。選擇沒有什麼標準，只是憑我的一時感興而已。所講的話也都是我個人的揣測。大家自然不會認我的揣測爲古代作家的本意的。

一

溫飛卿菩薩蠻五首（全唐詩十五首花間十四首）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嬾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鸂鶒。

〔解釋〕小山屏山也，其另一首「枕上屏山掩」可證。此處律用仄平，故變文耳。金

明滅三字狀初日生輝與畫屏相映。日華與美人連文，古代早有此描寫，見詩東方之日，楚辭神女賦，以後不勝枚舉。此句從寫景起筆，明麗之色現於毫端。

第二句寫未起之狀，古之帷屏與牀榻相連。「鬢雲」寫亂髮，呼起全篇弄妝之文。「欲度」二字似難解，卻妙。譬如改作「鬢雲欲掩」，逕直易明，而點金成鐵矣。此不但寫晴日下之美人，並寫晴日小風下之美人，其巧妙固在此難解之二字耳。難解並不是不可解。

三四兩句一篇主旨，「嬾」遲」二字點晴之筆，寫豔俱從虛處落墨，最醒豁而雅。欲起則嬾，弄妝則遲，情事已見。「弄妝」二字，弄字妙，大有千迴百轉之意，愈婉愈溫厚矣。

過片以下全從「妝」字連綿而下，故於上片之末以「；」示之。此章就結構論，只一直線耳，由景寫到人，由未起寫到初起，梳洗簪花照鏡，換衣服，中間並未間斷，似不經意然而其實針線甚密。

本篇旨在寫豔，而只說「妝」，手段高絕。寫妝太多似有賓主倒置之弊，故於結句曰「雙雙金鸂鶒」，此乃暗點豔情，就表面看總還是妝耳。謂與遠魂記驚夢折上半有相似。

之處。

水精簾裏頗黎枕，暖香惹夢鴛鴦錦。江上柳如烟，雁飛殘月天。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翦，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

〔解釋〕以想像中最明淨的境界起筆。李義山詩：「水精簾上琥珀枕，」與此略同，不可呆看。「鴛鴦錦」依文法當明言衾褥之類，但詩詞中例可不拘。暖香乃入夢之因，故「惹」字妙。三四忽宕開，名句也。舊說「江上以下略敘夢境，」本擬依之立說。以友入言，覺直指夢境似尚可商。子細評量，始悟昔說之殆誤。飛卿之詞，每截取可以調和的諸印象而雜置一處，聽其自然融合，在讀者心目中仁者見仁知者見知，不必問其脈絡神理如何如何，而脈絡神理按之則儼然自在。譬之雙美，異地相逢，一朝綰合，柔情美景並入毫端，固未易以跡象求也。卽以此言，簾內之清禮如斯，江上之芊眠如彼，千載以下，無論識與不識，解與不解，都知是好言語矣。若昧於此理，取古人名作，以今人之理法習慣，尺寸以求之，其不枘鑿也幾希。

此二句固妙，若以入詩，雖平仄句法悉合五言，卻病甜弱。參透此中消息，則知詩詞素質上之區分。讀者若疑吾言，試舉二例以明之。大晏（殊）浣溪沙曰：「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詞中名句也，但晏尚有示張寺丞王校勘七律一首，其五六即用此兩句。張宗櫚曰：「細玩『無可奈何』一聯，情致纏綿，音調諧婉，的是倚聲家語，若作七律未免軟弱矣，並錄於此，以證知言之君子。」見詞林記事三。小晏（幾道）臨江仙曰：「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亦詞中名句也，而在他以前，五代時翁宏早有宮詞（五律）一首，其三四兩句卽此。是抄襲還是偶合？不知道。若就時間論，翁先而晏後也；若就價值言，翁創作而晏因襲也，而晏獨傳名，非顛倒也，僥倖也，以全作對比，晏蓋勝翁多矣。此固一半由於上下文的關係，一半亦詩詞本質不同之故。（翁作見五代詩話引雅言系述）

過片以下，收成之象。「藕絲」句其衣裳也，「人勝」句其首飾也。人日剪綵爲勝，見荆楚歲時記。這是插在釵上的溫詩集三，詠春幡，「玉釵風不定，香步獨裴回。」可見這是作者慣用的句法，幡勝亦是一類之物。雙鬢句承上，着一隔字，而兩鬢簪花如畫，香紅卽花

也。末句尤妙，着一風字，神情全出，不但兩鬢之花氣往來不定，釵頭幘勝亦顫搖於和風駘蕩中。曾有某校學生執「玉釵頭上風」相詢，竟不知所對。我說「好就好在這個風字上」，而他們說「我們不懂，就不懂這個風字」，這就沒有主意了。

過片似與上文隔斷，按之則脈絡具在。香紅二字與上文「暖香」映射，風字與「江上」二句映射，然此猶形跡之末耳。循其神理，又有節序之感，如弦外餘悲，增人懷想。張炎詞源列舉美成梅溪詞曰：「如此等妙詞頗多，不獨措辭精粹，又且見時序風物之盛，人家宴樂之同，」是知南宋宗風所從來遠矣。此點今不暇具論。點「人勝」一名自非泛泛筆正關合「雁飛殘月天」句，蓋「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固薛道衡人日詩也不特有韶華過隙之感，深閨遙怨亦即於藕斷絲連中輕輕逗出。通篇如綉繡繁弦，惑人耳目，悲愁深隱，幾似無跡可求，此其所以爲唐五代詞，自南唐以降，雖風流大暢而古意漸失，溫韋標格，不復作矣。

翠翹金縷雙鵲鵲。水紋細起春池碧。池上海棠梨，雨晴紅滿枝。繡衫

遮笑靨，煙草黏飛蜨，青瑣對芳菲，玉關音信稀。

〔解釋〕 鶉鴒，鴛鴦之屬，金雀釵也。上二首皆以妝爲結束，此則以妝爲起筆，可悟文格變化之方。「水紋」以下三句，突轉入寫景，由假的水鳥，飛渡到春池春水，又說起池上春花，的爛縵來。此種結構，正與作者之更漏子「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同一奇絕。「水紋」句初聯上讀，頃乃知其誤。金翠首飾，不得云「春池碧」，一也。飛卿菩薩蠻另一首「寶函鈿雀金鶉鴒，沈香閣上吳山碧」兩句相連而絕不相蒙，可以互證，二也。海棠梨卽海棠也。昔人於外來之品物，每加「海」字，猶今日對於舶來品，多加一「洋」字也。

上云「鶉鴒」，下云「春池」，非僅屬聯想，亦寫美人游春之景耳。於過片云「繡衫遮笑靨」，乃承上「翠翹」句；「煙草黏飛蜨」，乃承上「水紋」三句。「青瑣」以下點明春恨緣由，「芳菲」仍從上片「棠梨」生根，言良辰美景之虛設也。其作風猶是盛唐佳句。瑣訓連環，古人門窗多刻鏤瑣文，故曰瑣窗，曰青瑣者，宮門也。此殆宮詞體耳。說見下。杏花含露團香雪，綠楊陌上多離別。燈在月朧明，覺來聞曉鶯。玉鉤

褰翠幙，妝淺舊眉薄。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鬢輕。

「解釋」杏花二句亦似夢境，而吾友仍不謂然，舉「含露」爲證，其言殊諦。夫入夢固在中夜，而其夢境何妨白日哉。然在前章則曰「雁飛殘月天」，此章則曰「含露團香雪」，均取殘更清曉之景，又何說耶？故首二句只是從遠處汎寫，與前謂「江上」二句忽然宕開同，其關合本題，均在有意無意之間。若以爲上文或下文有一「夢」字，卽謂指此而言，未免黑漆了斷紋琴也。以作者其他菩薩蠻觀之，歷歷可證。除上所舉「翠翹」「寶函」兩則外，又如「鳳凰相對盤金縷。牡丹一夜經微雨。」殆較此尤奇特也。更有一首，其上片與此相似，全引如下：「牡丹花謝鶯聲歇，綠楊滿院中庭月。相憶夢難成，背窗燈半明。」一樣的講起夢來，既可以說牡丹爲什麼不可以說杏花？既可以說院中楊柳爲什麼不可以說陌上楊柳呢？吾友更曰：飛卿菩薩蠻中只「閒夢憶金堂，滿庭萱草長」是記夢境。「燈在」燈尚在也，「月朧明」殘月也；此是在下半夜偶然醒來，忽又朦朧睡去的光景。「覺來聞曉鶯」方是真醒了，此二句連讀，卽誤。「玉鉤」句晨起之象。「妝淺」句

宿妝之象，卽另一首所謂「臥時留薄妝」也。對鏡妝梳，關情斷夢，「輕」字無理得妙。竹風輕動，庭除冷，珠簾月上，玲瓏影。山枕隱濃妝，綠檀金鳳凰。兩蛾愁黛淺，故國吳宮遠。春恨正關情，畫樓殘點聲。

〔解釋〕「竹風」以下說入晚無慘，凭枕閒臥。隱當讀如「隱几而臥」之隱。「綠檀」承山枕言，檀枕也；「金鳳凰」承濃妝言，金鳳釵也；描寫明豔。「吳宮」明點是宮詞，昔人傳會立說，謬甚。其又一首「滿宮明月梨花白」，可互證。歐陽炯之序花間曰：「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此二語詮詞之本質至爲分明。溫氏菩薩蠻諸篇本以呈進唐宣宗者，事見樂府紀聞，其述宮怨，更屬當然。末二句不但結束本章，且爲十四首之總結束，韻味悠然無盡。畫樓殘點，天將明矣。

韋端己菩薩蠻五首（出花閒集）

韋氏此詞凡五首，實一篇之五節耳，而選家每割裂之：如張氏詞選，周氏詞辨，成氏唐五代詞選，均去其「勸君今夜須沈醉」一首，大約以其太近白話，但質不雅也。胡適之詞選則一反其道，節取中閒三首，又刪去其首尾「紅樓別夜堪惆悵」「洛陽城裏春光好」二章，大約又嫌其太不白話也。此等任意去取，高下在心，在選家自屬難免，不足深論。惟此詞是一意的反復轉折，今如此翦截，無乃枉費心力乎。

將本詞各章串講，原皋文之說也。皋文復堂之說溫飛卿菩薩蠻亦用串講法，對於溫氏之詞我實在尋不出牠們的章法來，所以儘管張譚兩家說得活靈活現，「此感士不遇也，篇法彷彿長門賦而用節節逆敘」（見詞選一）「以士不遇賦讀之最確」（評詞辨卷一）卻終不敢苟同。對於韋詞，私心卻以爲舊說不無見地。此非兩歧也，言各有當耳。溫韋